

γ, δ 链 T 细胞抗原受体的基因结构及其生物学作用

吴 敏

(泸州医学院)

提 要

TCR 有 $\alpha\beta$ 或 $\gamma\delta$ 两种异二聚体形式，使 T 细胞可分为 TCR1($\gamma\delta$) 和 TCR2 ($\alpha\beta$) 两种类型。TCR1T 细胞特异识别 MHC-I 类抗原，在监视上皮细胞以及 TCR2T 细胞的分化过程中有重要作用。

关键词 T 细胞抗原受体，基因，上皮细胞，MHC 约束性

T 细胞抗原受体 (TCR) 赋予 T 细胞识别外界抗原的特异性，因而始终是免疫学中诱人的研究环节。八十年代初阐明的 TCR 有 α, β, γ 三种基因，但只发现 α, β 基因产物。1986 年又找到 γ 基因，使对 TCR 结构功能的认识趋向深入。TCR 三种产物都以与 CD3 有关的形式表达，故发现有 CD3⁺⁴⁻⁸⁻TCR1($\gamma\delta$) 和 CD3⁺⁴⁺⁸⁺TCR2($\alpha\beta$) 两类 T 细胞。Goodman 等^[1]报告，肠上皮淋巴细胞 (IEL) 表型也为 CD3⁺⁴⁻⁸⁺TCR1($\gamma\delta$)。

一、Ti $\gamma\delta$ -CD3 复合体

Brenner 等^[2]在免疫缺陷病人外周血 T 细胞系 IDP₂(CD4⁻CD8⁻) 和未成熟的人胸腺上

表 1 TCR 的分子量及基因定位

TCR 分子	分子量 (KD)	染色体定位
小鼠 α	43	14L ₁ -D ₂
	43	6
	36-40 或 55-60	13A ₂ -A ₃
	40	14
人 α	45-50	11q ¹¹ -q ¹²
	40	7q ³² -q ³⁶
	36-40	7P ¹¹
	40	11q ¹¹ -q ¹²

发现了 γ 基因产物。由 55-60kD 与 44kD 分子以非共价结合方式构成异二聚体，其中 55-60kD 成分与抗 γ 抗体反应，而 44kD 成分不能，前者为 γ 链，后者为 δ 链(有人称 TiX)。后来发现 γ 蛋白还有一种类型为 36-40kD^[3]，与 δ 链通过二硫键共价偶联。而 55-60kD γ 蛋白与 δ 链为非共价偶联^[4]。

二、TCR $\gamma\delta$ 基因

1. 结构 小鼠 γ 基因位于 13 号染色体(表 1)，有 4 个 J γ 、C γ ，7 个 V γ (图 1)。其中 Cr3 是假基因。功能性 V γ -J γ 重排结合体数目为 6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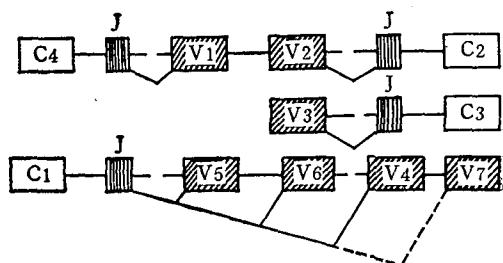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1 TCR1 γ 基因的结构与重排方式

几个片区连续排列次序还未揭示。实验证实者实线示之；推想的连接方式虚线示之。Cr3 是假基因。C 基因更详细结构此处未列出。每一 V 基因领头处外显子也未给出

15 Bos J L et al. Nature, 1987; 327: 293

16 Janssen J W G et al. Nucleic Acids Res, 1987; 15: 5669

17 Lee M S et al. Science, 1987; 237: 175

18 Saiki R K et al. Science, 1988; 239: 487

[本文于1988年12月8日收到]

个，而 6 个 V 区的多态性受到 VJ 连接方式多态性限制。V γ 与 J γ 的重排并形成产物的结果形式有多种，不同的 γ 链 V 区基因表达产生不同产物，一条染色体上就可有 3 个 V γ 基因重排。且在克隆化 T 细胞上有编码不同 V 区 γ 链的 mRNA 转录体存在。最后，在重排中 C γ 1 也能与不同 V γ 基因连接，早期可分别同 V γ 5 或 V γ 6 发生重排，但 V γ 4 也可能取代前二者 (V γ 5, V γ 6) 与 C γ 1 结合。这种 V 区替代过程与 Ig 的 V_H 基因重排相似，TCR 属于 Ig 超基因家族成员^[3]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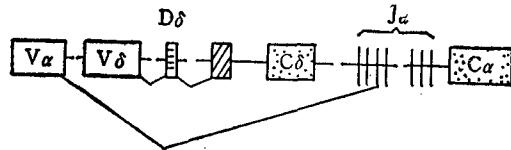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2 TCR1 δ 链基因位点示意图

δ 基因位于 TCR1 α 链 V 和 J 基因之间，即任一 α 链基因 V, J 拼接都伴随 δ 基因缺失发生。V δ 基因数目及与 V α 基因的关系还不清楚。

克隆的 δ 基因位于 V α 的 3' 侧(图 2)。 δ 位点也存在 V, D, J 片段重排，形成一个完整的 V 基因，此类复合物 V, D, J 和 C 基因的数目尚不清楚，也不了解 V α 基因能否具有 V δ 区的功能。因此，对 δ 链的多样性还缺乏认识。cDNA 序列分析表明，小鼠与人 TCR 有很大的相似性，是高度保守的。这些基因组中一部分编码肽链恒定区，编码可变区基因包括 V 片段、D 片段和 J 片段三大基因群(图 2)^[6]。

2. 重排过程 在发育过程中， $\gamma\delta$ 比 $\alpha\beta$ 先发生重排和表达。胚胎胸腺 15 天时 γ 链表达至高峰，同时(14 天)也开始出现 β 基因重排，而 α 基因还要迟两天。后者的生产性重排容易引起 C δ 基因缺失。Janeway 等提出具有 $\gamma\delta$ 分子的 TCR 是 TCR1，而有 $\alpha\beta$ 分子者为 TCR2^[7]，此法反映了 TCR 发育过程中的发生顺序。成熟的 DN 脾 T 细胞 (L3T4 $^{-}$, Lyt2 $^{+}$) 主要表达 V γ J γ C γ 蛋白，而引起 MLR 的活性细胞出现 V γ J γ C γ 构成的 mRNA 和蛋白质。提示细胞的活化可致 TCR1 γ 链的特异性发生改变。无胸腺的小鼠表达高水平的 T γ ，而测不

出 T $\alpha\beta$ ，故推测 T 细胞可能沿“非胸腺途径”产生^[8]。由于多数白血病者 T 细胞有 γ 基因重排而不出现 T γ 表达，但表达 T $\alpha\beta$ 。因此又提出： γ 基因先于一条染色体上重排，然后在另一条染色体上重排，直到形成功能基因才表达 T γ 。否则是 T $\alpha\beta$ 表达，形成 T $\alpha\beta$ -CD3 复合体。

3. TCR 基因多态性的意义 TCR 基因重排机制与 B 细胞 Ig 基因重排十分相似，具有顺序特征，按“七聚体-九聚体及 12/23 碱基对间隔”的原则进行^[9]。产生 TCR 多样性的机制有：V, D, J 基因多样性，N 区序列多样性，基因种系多样性，基因重排时连接方式多样性，V-D-J 的重组性连接以及链间重组结合等^[10]。其意义在于使 T 细胞获得识别千差万别的外界抗原的能力。在 MLR 中，与 MHC-I 类抗原反应的细胞比与 II 类抗原反应者有更多 TCR1 mRNA，与此一致，近获得的 TCR1 的 CTL 克隆，对未知的 I 类抗原有特异性。于是认为 TCR1 细胞专门识别 MHC-I 类分子或与之有关的抗原结构。从发生发育的角度，此类细胞为确保生物体在各阶段都能适当的识别和处理外界抗原，维持自身稳定，具有重要的生物学意义。

三、TCR1 细胞分布特点

TCR1 细胞主要分布于胸腺，也可见于免疫缺陷病人外周血，用抗 CD3 单抗处理可产生溶细胞活性。这种占外周血 2% 的细胞亚群基本不与抗 TCR $\alpha\beta$ 单抗 (WT31) 反应。现认为它是不同于 T 细胞、NK 细胞的独特的亚群。在正常人 PBL (L3T4 $^{-}$, Lyt2 $^{+}$)、成人 DN 脾细胞、SCID 病人 PBL、肿瘤细胞克隆、鼠脾细胞和网状上皮 MLR 反应细胞中均可克隆出上述 CD3 $^{+}$ 4 $^{-}$ 8 $^{-}$ 、WT31 $^{-}$ 细胞。胎牛 PBL 中也可分离出 CD3 $^{+}$ WT31 $^{-}$ 的细胞。小鼠 Thy-1 $^{+}$ 的网状表皮细胞 (DEC) 占整个小鼠表皮细胞的 1%，这些表皮细胞表达 TCR1，而不表达 TCR2。大多数在上皮寄居的淋巴细胞是 Ig $^{-}$ 和 DN 的类型，它们最可能属于 TCR1 细胞^[11]。

四、TCR1 细胞的功能

1. 细胞毒活性 CD3⁺4⁻8⁻ 克隆化淋巴细胞可诱导 ADCC (抗体介导的细胞毒)，CD3 分子参与了这种溶细胞活动^[12]。最近报道 TCR1 细胞毒性时，观察到高 E:T (效应细胞: 靶细胞) 比例时 CD3⁺, WT31⁻ 克隆呈广泛靶细胞毒性，但在低 E:T 比值时则更能选择性杀伤靶细胞，即与 NK 对靶细胞杀伤表征不一样。 γ 蛋白可能参与特异的识别过程，而且识别方式与 TCR2 细胞、NK 细胞均有所不同^[13]。IDP₂ 和 T 淋巴细胞白血病克隆 PBL-C₁ 细胞均存在自发性细胞毒性，虽然 IDP₂ 细胞并不杀伤大多数 NK 或同种异型 PHA 活化的淋巴母细胞，但能选择性杀伤 Molt-4 细胞^[14]，且不依赖 I, II 类抗原，而依赖于 CD3 抗原。另外，IDP₂ 预结合抗 CD3 单抗后可杀伤有 IgG-Fc 受体的细胞 U₉₃₇，凝集性人 IgG 可抑制对 U₉₃₇ 的作用，表明 TCR1 细胞有 ADCC 活性。

2. 参与上皮免疫监视

1) 免疫监视功能 根据 TCR1 细胞分布的研究，现发现：① TCR1 细胞较少出现在正常动物外周淋巴器官，但上皮细胞中含量较多。实际上，体内 TCR1 T 细胞仅占淋巴器官 T 细

视作用，以保证分隔内外环境的上皮细胞层结构功能的完整性。TCR2 细胞则是监视内环境的稳定、可经淋巴器官再次循环。受 MHC 限制行使识别抗原作用、随之活化 T 细胞。而 TCR1 细胞(上皮)不能再入血循环，且不能自由离开它所居住的上皮层。故要求每个上皮淋巴细胞都能识别改变了的上皮细胞，这些变化主要由各类因素如感染或各种癌基因调变引起的转化。此监视体系能高效率地发现何种是感染或转化型上皮细胞，在其穿越上皮进入内环境之前将其摧毁。这对机体免疫防护功能非常重要(图 3)^[15]。

2) 免疫监视中的配基^[16] TCR1 细胞能识别和清除改变了的上皮细胞，防止感染和肿瘤发生，但它不能自由地从上皮中脱开。应搞清楚上皮细胞上何种变化将受到 TCR1 细胞识别，它可能不能识别高度多态性外界抗原，而是识别感染或转化细胞上呈异常表达的一些(正常也存在或与正常抗原相似)抗原。由于上皮 TCR1 细胞 $\gamma\delta$ 结构在重排中变异性较低，对于研究相对有限性的基因产物表达的变化很有价值。宿主内环境中不能发现 TCR1 细胞识别的分子结构，也不出现在正常上皮细胞(防止正常细胞遭到 TCR1 细胞灭活)。已知 MHC-I 类抗原可活化和识别 TCR1 细胞。故认为 TCR1 细胞识别的靶目标可能主要是一种或多种 MHC 产物，人和小鼠体内均有这种特性不详的结构存在。 γ 基因的多态性与 MHC-I 类分子多态性有关。就一个位点 MHC-I 类抗原而论，这种多态性不能发现，但可能是介于两两位点之间基因型产物具有被 γ 蛋白识别的性质。此类产物产生的直接原因是感染和转化等因素。实质上，TCR1 细胞逐步地识别有上述 I 类分子的细胞并将其摧毁。上皮很快得到更新，缺损细胞及时补充，杀伤改变了的上皮细胞不影响上皮的功能。这表明与 TCR1 细胞有关的非 MHC 限制性杀伤是非特异性免疫方式，这种细胞毒并不依赖于 TCR1，但体现了 TCR1 对非多态性 MHC-I 类分子的识别。此外，在 MLR 培液中发现，各类 TCR1 细胞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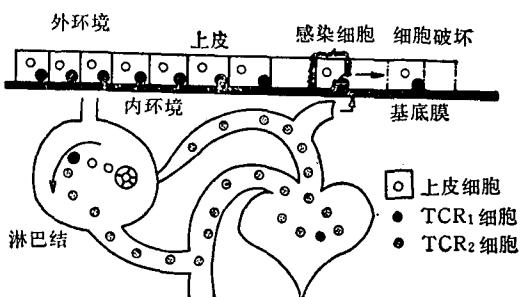


图 3 外周 TCR1 细胞和 TCR2 细胞的功能

TCR1 细胞在上皮定居于上皮细胞之间空隙内，若感染上皮表达一种新的 MHC-I 类抗原，TCR1 细胞将活化并杀伤这种上皮细胞。这种活动发生频率不高。与 TCR1 细胞有限特异性细胞库的概念一致。TCR2 细胞则可以循环，处理抗原刺激细胞，每日发生频度高，与高度抗原特异性和 MHC 限制性学说相统一。

胞 1—2%。② TCR1 细胞能识别 MHC-I 类抗原并介导细胞毒性，提示在上皮起着免疫监

与 MHC-I 类抗原反应性有所不同，其中较小一个亚群 TCR1 细胞的受体能与普通多态性 I 类抗原作用，但它们与新出现的 I 类抗原亲和力更高。

3) 监视体系的其他功能 有关 TCR1 细胞的活化机制尚欠了解，如有无特异的活化辅助因子存在？活化细胞表面产生了新的 I 类抗原可能是其活化的重要条件。其次一些上皮细胞分泌的因子也有作用，表皮角质细胞经多种刺激皆能产生 IL-1。其他一些上皮细胞产生不同的因子，并均对 TCR1 细胞具有选择性作用。除了监视功能外，上皮 TCR1 细胞还有一些功能：①在妊娠时免疫系统参与了受精等过程，Wagman 等^[17]发现新的 I 类抗原在滋养层细胞表达，妊娠还有子宫上皮淋巴细胞浸润。小鼠 I 类基因及 DQ 基因（II 类基因）对妊娠均有影响。② 上皮系统发生疾病时，T 细胞大量浸润可能是 TCR1 细胞识别异常大量的 I 类抗原所致，这使上皮完整性遭到破坏并诱发了疾病^[18]。③ TCR1 细胞参与胸腺细胞的发育过程，因为人和小鼠胸腺细胞也出现新的 I 类抗原或其类似的产物，TCR1 可能识别了胸腺

发育初期抗原 TL（小鼠）或 CD1（人），对胸腺细胞分化产生影响^[19-20]。至于胸腺上皮间质瘤产生的一些细胞因子也值得研究。

参 考 文 献

- 1 Goodman T, Lefrançois L. *Nature*, 1988; 330: 855.
- 2 Brenner M B et al. *Nature*, 1986; 322: 145
- 3 Borst J et al. *Nature*, 1987; 325: 683
- 4 Brenner M B et al. *Nature*, 1987; 325: 689
- 5 Saito T et al. *Nature*, 1987; 325: 125
- 6 Chien Y-H et al. *Nature*, 1987; 327: 677
- 7 Janeway C A et al. *Immunol Today*, 1988; 9(3): 73.
- 8 Yoshikai Y et al. *Nature*, 1986; 324: 482
- 9 Kronenberg M et al. *Ann Rev Immunol*, 1986; 4: 529.
- 10 Fink P J et al. *Nature*, 1986; 321: 219
- 11 Klein J R et al. *J Exp Med*, 1986; 164: 309
- 12 Gunter K C et al. *Nature*, 1987; 326: 505
- 13 Lanier L L, Phillips J H. *Immunol Today*, 1986; 7: 132
- 14 Reinherz E L. *Nature*, 1987; 325: 662
- 15 Flavell R A et al. *Science*, 1986; 233: 437
- 16 Koning F et al. *Science*, 1987; 236: 834
- 17 Warner L M et al. *Biol Reprod*, 1987; 6: 611
- 18 吴敏、生命的化学——生物化学通讯, 1988; 8(5): 29
- 19 Martin L H et al. *Proc Natl Acad Sci USA*, 1986; 83: 9154
- 20 Garman R O et al. *Cell*, 1986; 40: 733

【本文于 1988 年 12 月 16 日收到】

书 评

推荐《生物大分子印渍技术和应用》

生物大分子印渍术是近年来生命科学领域出现的革命性的新技术。它具有高分辨率、高灵敏度和简便易行等优点，因此迅速为生物化学、分子生物学、细胞生物学、免疫学、微生物学、生物工程学和医学等学科广泛采用，并取得了日新月异的成果。

由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范培昌教授编著，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出版的《生物大分子印渍技术和应用》一书适时地为实验工作者提供了新颖、实用的读物。作者结合自己多年来从事这一工作的丰富经验，系统地介绍了生物大分子印渍术的概念、原理、进展、应用及其实验技术，使读者能从理论到实践较好地理解和掌握这一新技术。该书理论介绍重点突出，实验技术深入细致，而且通俗易懂，有助于解决实际操作中遇到的种种疑难问题。

鉴于印渍术已广为人们所接受，其发展极其迅速。

在医学领域已应用于免疫学、病理学、病毒学，寄生虫学和临床医学等学科。医学实验研究也涉及分子生物学、基因分析，单克隆抗体等方面。例如各种遗传疾病中功能畸变基因的分析，既是分子遗传学研究的课题，也是实验医学探索的目标，而且更为疾病的诊断和病因治疗开阔了广阔的前景。即使在临床检验方面，印渍术也已为病原诊断、治疗观察和预后判断提供了有用的工具，特别是某些自身免疫性疾病，如风湿病、自身溶血性贫血、红斑性狼疮和某些感染性疾病等等。我们在读了这一新著后，不仅获得了从事医学实验研究的一些新知识，而且也加深了对发病机理的认识和启发新的诊疗思路。为此，作为医学科学工作者，我们愿意向同行郑重地推荐这一好书，希望《生物大分子印渍技术和应用》有助于医学科学的研究手段的进一步革新！

【许阿莲、王振生写于美国波士顿哈佛大学】